

“天路”之旅

周 莪

从西宁换上去拉萨的火车，车上各种配置立刻上了个档次。卧铺的上层各有一个大鼻孔，一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。火车也明显不似平原行走得那么轻松了。每到一个小站，便会停靠一会儿。一路上上下下，但凡上了海拔4000米的地名，我只记得几个：羊八井、当雄、布强格……这天上午10点半，我们穿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口时，分明坐在有氧火车里，车内的氧气24小时“呼哧呼哧”地叫着，我仍然觉得头胀目眩，呼吸困难，心里忐忑不安。

在愈升愈高的烈日下，我倚窗而眺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一望无垠的青青高原，远方高耸的群峰，背阳坡圣洁的冰川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幻着神奇的色彩。原本万里无云的碧空，随着太阳的升起，渐渐飘浮起成群的白云，阳光透过白云投下各式的身影，落在或黄或绿或淡或浓的山群上，拉着长长的影子，炫丽无比。

从格尔木上车的一位皮肤黝黑的小帅哥冲我笑笑说：“那些建筑应该是防风沙的护栏，起到固定的作用。这些沙地上的石块和地上种的青草，都是为了保护青藏铁路的。”说着，他深情地朝窗外望去。他每年都要在格尔木和那曲之间往返多次，对于这段高原火车自是感情深厚。我看着他肤色，不禁多问了一句：“你也是去那曲挖虫草的吗？”“没有，”他笑着说，“那曲的虫草自然没得说，是整个西藏最好的，每年很多藏民都到那曲来挖。不过，我是到那曲打工的。”“那你干什么工作呢？”“我是修车工！”“这边的工资比你的家乡格尔木高么？”“那当然啦！这边平均海拔都有四千多米，一般人受不了，不会来这儿修车的。”说着，窗外青青高原上，过了三五只藏牦牛。我连连问：“这是藏民家自己养的吗？”“你看，这荒原百里的地儿，有藏民居住的毛毡吗？这些都是野生的藏牦牛，还有很多野藏羚羊、野兔、野驴……特别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，这一路上到处是荒漠戈壁、沼泽湿地、雪山草原的高原奇景，神奇得很呢！”说着，他手指窗外也有些激动地说：“看！快看！有野驴、野兔！”眼神里透露着几丝自豪。我们循声望去，果真看到几只，刚想举手机拍张留念，然而高原火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掠而过。

窗外美景不断，任你横竖拍着都难过瘾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终于有些累了，只有黑帅哥仍深情地向车窗外张望着，一语不发。突然，他嘴皮颤动了一下：“这次上来，我又得在这儿呆上几个月再回去。”列车继续前行，只是走得越来越慢了，如同一个年老者的旅程。不过，这样反而对于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更为有利，可以长久地流连于沿途的高原美景。

大约每经过十几公里，在荒芜人烟的高原边就建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木盒子。不时，从盒子里走出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来。当太阳升过头顶时，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小盒子旁都站着黑制服、头戴黑帽的人，他们不时举起右手向匆匆驶过的高原列车敬礼。一打听，他们正是守护“天路”的使者——铁路警察，日复一日坚定地直立在铁道边向列车敬礼，直到我们消失在路的尽头……

沿途还能见到七八个铁路养护工人在路基下认真排查。特别是在这高原的雨季，洪水频发，时刻有冲毁着路基的危险，他们坚守在近两千公里的青藏铁路上，不分昼夜地排查险情，确保这世界最高的铁路安全。不远处出现了一条窄窄的公路，与我们一路并肩而行，时而有长长的货车、各式的旅行车穿越，偶尔竟能碰上一两辆单车骑行勇士，在如此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中挑战自己、挑战大自然，令人顿生敬意。黑帅哥指着那条蜿蜒在高原的羊肠“小”道，告诉我：“那就是青藏公路，一般从这条路进藏的比较少，特别是自驾游和骑行客。因为这条路相对川藏线、滇藏线、新藏线来说，路途更艰难、人烟更稀少、条件更恶劣。”在雨季的高原上，暴雨山洪是不可预知的危险。就在列车前方不远处，我们眺望到那加油站边的公路桥被洪水冲毁了，两旁双向行驶的车辆数小时无法通行，一字排成了十几公里的长龙。其中大部分是来往于青海和西藏的大货车，货车司机们只能停车挠脑、抽烟撒尿、等待救援。而那些自驾的旅行车则绞尽脑汁，试图从公路旁边的硬土上穿越茫茫草原，绕过这段被冲毁的公路。然而执意横流的溪河在这雨季的高原上张牙舞爪，三三两两的水洼沼泽给穿越的前方设下了无数陷阱。无论是停下等待，抑或冒险穿越，都



需要无比的耐心和勇气，经历无数现实和时间的考验，这正是充满激情的冒险者们挑战青藏公路的理由了，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众多外国勇士们。

列车到达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站后，向拉萨一路便缓缓下行，车速也随之加快了不少。回想一下，昨晚从西宁换乘Z265次列车到格尔木，半夜停留了大半个小时，全以为是列车司机疲惫了，火车需要休息了，竟不知是为了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，在列车的尾部加了一个火车头，通过前拉后推的方式，才实现了在海拔最高的冻土、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通行的奇迹。格拉段1142千米的铁路因存在千里冻土、高寒缺氧、生态脆弱三大世界难题，而长期停建。直到2006年7月1日才建成通车，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当年韩红的一曲《天路》唱遍神州大地，唱得我日思夜梦，而今亲眼目睹，感慨万分。

睡在下铺的两位陕西宝鸡的旅客皆已白发苍苍，退休七八年了，周游世界一直是他们的夙愿，去西藏更是此生最大的梦想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西藏之梦逐渐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，这次暑假，他俩再次约定上西藏。坐在车上的他们心情激动而有些紧张，我们聊得很尽兴，说起国外旅行，说起古城西安，说起西藏行程……直说到太阳穴有些疼痛起来，我才匆匆爬到上铺休息一会儿。他们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拿出一大块又厚又硬的饼子，用右手手指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，使劲儿地嚼着，默默地向窗外张望着，但凡看到什么奇异的动物或是景物，便连忙拿起手机一阵狂拍，还乐陶陶地念叨着：“我得多拍几张，赶明儿回家，给我小孙子看看！”

七月的西藏高原上雨量充沛，低矮的青草装点着一望无际的荒野和群峰。在青海与西藏交界的大片区域里，青藏铁路沿线人烟特别稀少，野生藏羚羊、野牛、野驴……三五成群地漫地觅食，偶有硕大的老鼠、机敏的野兔扑入视野。充足的雨水汇成河流，随意地扩充着自己的地盘，哗哗的流水来自于高原雨季充量的降水，也应有远处群山冰川融水，欢乐着在青青高原上奔流着，汇成清浅的小溪、浑黄的洪流。

列车“嘎”然而止。在一个小小的站台上，我终于看到了白色标牌上的“那曲县”几个黑字。黑帅哥跳起身，背着小包准备下车了。他那黝黑的脸上浮一丝微笑，朝我们挥了挥手，风似的离开了。透过车窗，我再次看了看这个据说在西藏已是不小的县城，但县城离铁路很远。远远望去，一块巴掌大的地儿静静地躺在群山怀抱之中，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似乎正兴建着一座新的城市，有高楼，有平房，还有兴建的工厂。在当雄县和羊八井等地，都正在大兴土木，兴修公路，架高桥，打着“中交建筑向西藏人民问好”的标语。

越接近拉萨城，江面越大，流速越疾，水质混黄，其中一部分汇入拉萨市区，成了宽阔奔腾的拉萨河。越往拉萨行，两边的山峰越高，河面越宽，流速越湍急，渐渐出现藏民们的房屋，零星地静卧在山谷与河流之间，还有成片成片的金油菜地，碧绿碧绿的青稞地，交织成一首壮丽的诗篇。忽而，从碧绿之间腾起一群白色的小鸟，欢跃着嘻闹着，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尽收眼里，还有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杨树，在风中飒飒地歌唱……

青年水库

谢冬梅

去青年水库纯属偶然。原定的线路是衡南县冠市镇梅盐村、杨武村、柏塘村，上午两个村，下午一个村，5点集合返回。四点半，我们在柏塘村参观村部旁边的古民居。按正常车速，到达约定的集合点——凌波风情小镇，不会迟到。

阳光流淌，田里的禾苗绿泱泱冒着水光。山中公路硬化，坐在车内，可以尽情欣赏田野风光，不用担心颠簸。到一个岔路口，师傅说，左转。左转还是右转，对于盘根错节的山中公路，不是熟门熟路，就只能是走迷宫，分不清左右。师傅特地交待司机左转，必定有蹊跷。师傅冲我神秘笑笑，说要把我卖了。

绕了很长的山路，终于在一栋无人居住的旧屋前停下。时间，四点五十分。师傅不着急，他不跟我们一道返回，不用守时守约。我跟在师傅后面，嘀嘀咕咕。师傅也不恼，温和地笑。沿小丘向上，到大转弯处，师傅要我先过去。

过大弯，前面是一方大草坪，碧绿的，和山上树木颜色完全一样。继续前走。不对，不是草坪，是水。绿色矮下去，变成山丘形的倒映，之外，尽是蓝天白云，在水里泛着皱褶。

我急忙跑回去告诉师傅，前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库。师傅望着我，那眼神，诡秘狡黠，里面藏着大欣喜。

水库在山与山之间，望得到边，望不到尽头。我们在的地方是水库的尾端，尾端拦网，养鸭子。靠右边的水域也拦网，养水生动物。水面不平静，鸭子嘎嘎。水里也不平静，那么多的水生动物。水之外的岸上更是不平静，面对汪汪的一泓水域，心“扑通扑通”急速地跳。水光上下，天地相同，山丘和田野像是浮游在蓝天白云之间的岛屿。

师傅老家冠市镇。离开水库的路上，他给我们讲水库的故事。说是铁拐李离开古皇山后，来到柏塘村。炎炎夏日，铁拐李十分口渴，到一农户家讨水喝。天干火旱，四周一无河流，二无水井，水极其珍贵。农夫见一衣衫褴褛老者讨水喝，没犹豫，反身舀来一木瓢水。老者也不客气，接过就喝。喝完，伸过瓢，还要。一瓢，两瓢，三瓢……水缸里的水快舀完了，家里还没做饭呢。农夫拿着瓢，呆呆站在老者面前，不敢相信老者竟然喝了半缸水，还要喝剩下刚够做饭的水。老者斜倚拐杖，哈哈大笑：“好了，不喝了，留一点水给你做饭。”

老者走了，不出两三步，折回来，“我要送你一样礼物，但你必须自己选。九十九个顶子（官帽）和九十九道泉水，你选一个。”

农夫听后思忖，自己世代农民，若是能出个官人那真是光宗耀祖的事。可是，家里出官人自然是好，但这只是自己一家的。如果有泉水，就是村子里所有人的好，大家再也不用天天为水发愁。有了水，就有庄稼。有了庄稼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过上好日子，就能送孩子读书考官人。

农夫果断地说：“我要九十九道泉水。”

老者拄着拐杖哈哈笑着走了。

老者走后不久，田野里冒出一道泉水。泉水汩汩，村子里的人有水喝了，庄稼有水喝了。不久，古皇山上传出铁拐李的事情，柏塘村的农民对照时间和相貌，他们忽然明白，原来那日来讨水喝的老者是铁拐李。

青年水库只是九十九道泉水中的一道，沿山脉向上还有另外九十八道。仔细算算，青年水库已经不年轻。同行的人说，青年水库以前叫夜里泉水库。

另一个抢着答，小孩子晚上尿床也叫夜里泉。